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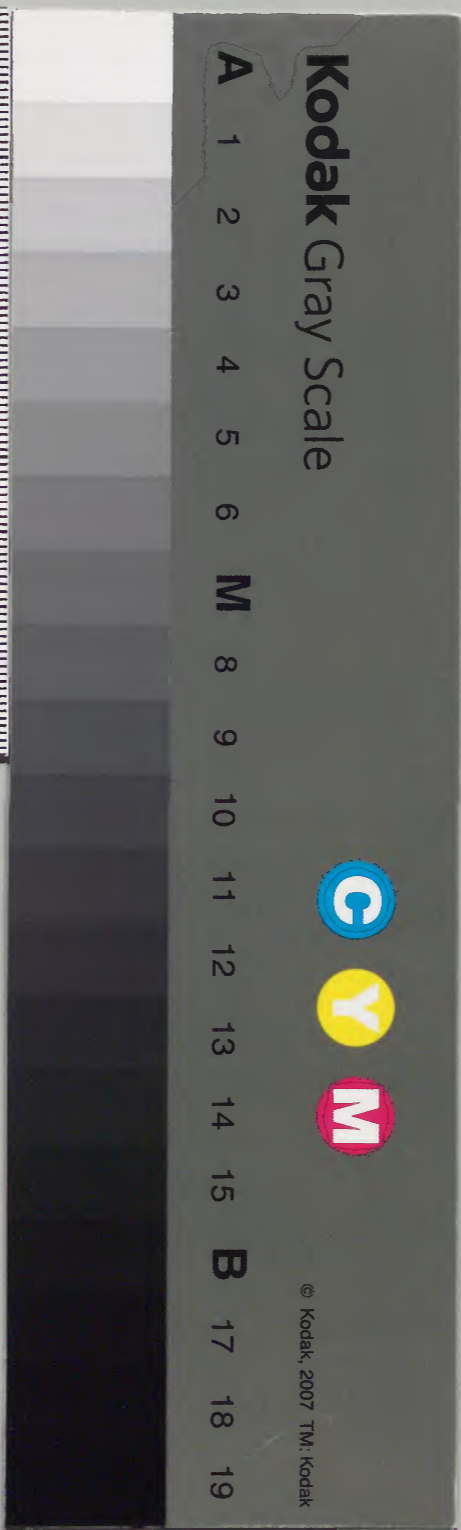
逸史

卯

				八	和 書 門
			一	七	
			一	八	
三	四	八	八		
册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和 書
一 五 〇 函		八 七 二 八			
九	三	三	八		
架	册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和 8728
册 數	13 ()
函 號	150 36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天正六年
圖書部

關子
關子
關子

逸史卷之四

真陰逸史氏同關子撰

天正六年戊寅
至十年壬午

○凡五年

六年戊寅春正月。詔敘右府信長正二位。敘世子
信忠正三位。右府憂朝廷歲時諸儀多廢缺。獻貲舉
行。尼子勝久因羽柴氏求入雲。與舊臣山中立原等
募兵二千。自京適播。進取上月。二月。大君改城濱
松。尼子氏患糧乏。且聞備師將出棄城而退。備人復
入守之。羽柴氏廼率兵二萬圍之。數匝。守者乞降。秀
吉悉縛而焚殺之。秀吉以城當備作之衝難。其守山

逸史卷之四

○六年

○一

懷德堂

中幸盛勸勝久以請許之勝久畢集遺臣以騎二千
戍之三月大君自將入駿攻田中守將依田信蕃
固守不克而還十三日越後侯謙信卒十九年四謙信為
治傷於嚴酷任意殺戮人不自安然性廉而重信善
用兵是以開拓土境併二越能佐分賀飛上毛威令
遠布四隣畏憚及與江有釁遂有爭衡中原之志乃
將大舉西上治嚴已定病風暴卒云五
逸史氏曰兵家之祖述謙信氏猶信玄氏也然謙信
氏之用兵行威一出乎意匠未嘗有成式後嗣亦罔
攸論著焉今名其兵書蓋皆係偽撰予嘗徵諸羽藩

文獻者如此為容者之托密原猶且忘意增損失其
真者多矣矧初初所據乎要不足信也謙信兵法世
多有之故予揭斯說以祛惑矣

初謙信因武事佞佛歲時每修法會以祈冥助持戒
終身因以因嗣以相侯氏政弟為子命以己舊名曰
景虎又收姊夫長尾政景孤為子曰景勝寵秩相匹
及卒二公子爭立景勝在春日山上杉氏景虎出據
北河國人樹黨相攻越後大亂景虎請救于相相侯
怯懦許而不出江侯乘越後釁遣神保政武帥帥伐
越中三木播城主別所長治畔江與羽柴氏絕長治

三郎景虎初名氏
越前守政景
喜平次景勝後會
車中納言
越中守政武江侯
妹夫



甚內安治後中務
心輔

赤松氏庶族累世以武顯於是四近城堡皆應之播
 侯秀吉圍三木分兵攻略諸城接戰不決秀吉一日
 出一戎服連環徽號顧眾颺言曰勇兼人者吾將授
 之皆相視未言脇阪安治進曰臣雖為願得之秀吉
 笑與之及戰安治刺一騎將馘之而反曰以報疇昔
 之賜安治徽號桔梗花遂更為連環云浮田直家乞
 師于藝欲共殲尼子氏夏四月毛利輝元親將次松
 山備中令元春隆景勒諸將進軍于狼山播分兵圍上
 月直家命諸將會之兵總七萬羽柴秀吉留諸將當
 三木自救上月織田右府使荒木村重助之兵總四

萬抵高倉山播隔熊水而陳持重不肯出右府更發
 兵四萬令瀧川一益明智光秀筒井順慶將以援之
 五月大君復伐田中亦未得志而罷右府又遣世
 子信忠公子信雄信孝帥兵三萬為秀吉後援藝侯
 益時糧食築長圍為久屯之計六月藝師涉熊水與
 江師戰于高倉山下江師不利右府料其不易敵諭
 信忠避銳江師退次書寫山播信忠信雄轉圍別所
 氏屬邑神吉播信孝圍志方播踰月皆下之藝師攻
 上月益急尼子勝久力屈秋七月自殺出其人城陷
 立原久綱奔江山中幸盛就囚尋見殺八月信忠案

視三木列鄔壁命諸將守之令秀吉統之而還初備
 侯直家心持兩端藝師之出稱疾不親會之藝人多
 猜直家聞江師滋至乃發間使送款於信忠及江師
 既退上月不守稱疾癒如藝師賀捷藝人或請拘之
 元春欲許之隆景曰釁不可從我啓焉乃罷歸直家
 請享二帥於八幡城前備欲伺間以圖之先期或告藝
 人曰八幡之饗惟有甲矣元春隆景蓐食而發留使
 者令謂之曰聞之道路公欲以二人之元為上國之
 獻以戎事之未復命於寡君也敢辭享如追貽以一
 矢敢不唯命是從直家乃決意即江初界府藥戶小

小西清氏衛晚号
 壽得又作如清

西壽得資富而老于京師善於江諸權貴羽柴氏微
 時每館於壽得氏淡德之壽得子彌九郎為岡山買
 入義子有機警亦嘗與羽柴氏狎直家遣使者于京
 師价壽得行貨於江諸貴壽得曰欲右府親暱乎莫
 若因羽柴氏直家聞之令彌適三木見秀吉秀吉喜
 為言之信長迺引見使者厚賞遣之使者遂發幣於
 公卿庶尹彌往反京畿措辦其事周旋甚愜直家乃
 寘彌于京師以為覘人既而秀吉愛彌才召而祿之
 彌好兵後從軍屢有功寵遇日熾是為攝津守行長
 大君畧駿取田中禾冬十月甲侯勝賴伐我濟大堰

河我師軍見附十一月甲師軍相良大君及世子
 軍三社世子請戰大君弗許勝賴欲戰高阪昌宣
 止之各罷歸是歲高阪外而長阪跡部益亾忌憚勝
 賴之虐遂稔云大友氏伐日納伊東祐丘島津氏禦
 之戰于高城川大破之宗麟逃歸祐丘益不得志尋
 走周遂奔京師津侯村重部下有貪利潛糶於石山
 者江邏騎譏察以為荒木氏通賊送糧報之江明智
 光秀以村重新附而名望出己上也百方構之右府
 信長未信及村重歸自播使人訊之村重大驚將往
 謝其下皆諫不聽輕裝抵山崎光秀馳書曰右府盛

藤次郎重次
 太郎作清久
 高山右近

怒難櫻果來歿日弗測村重乃還決意而叛通藝及
 石山於是右府親將討之今大君使水野重次清久
 助之高山友祥以高槻中川清秀以茨木皆降乃分
 兵焚萃隈兵庫津屠之播侯秀吉聞之潛自木如
 師請親往說村重許之秀吉造伊丹開諭再三村重
 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群下
 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弗聽曰渠重交契
 秉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奚係渠存亾
 迺厚禮遣之執手揮淚以別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
 村重捉而幽之以示絕秀吉乃反三木孝高不屈夷

然起臥一室。村重亦不加害。十二月信長合兵圍伊丹。焚其郭而入。四面蟻附而登。村重拒卻之。水野重次歿之。江人或把槍乘墉後無繼。城兵萃擊之。其人投槍而坐曰。我生不足惜。但有老母鄉里貧困。無他兄弟。我今日而歿。母明日而餒。我欲以微功資餽糶。不知無繼。誤進至此。冀免一歿。得以終養。辭色惻悞。眾相視而斂兵。村重聞之曰。孝子也。予金使人送出。諸門問其名居。不告而去。右府患力取勞。師乃下令為長圍。列鄔堡斷其饗道。令公子信孝及瀧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鄉等分戍而還。上杉景虎亟求援。

相氏政乞師于甲。是月勝賴率兵萬納景虎。勝賴

夫人景虎姊也上杉景勝懼。因長阪長閑跡部勝資賂以上

毛之川及金萬銀。曰事就請以國屬焉。勝賴受賂而

還。氏政怒與甲絕。薩之破豐師也。肥筑震動。諸城上

往往與薩通。肥前侯隆信帥師徇。二筑至此粗定之。

是歲上侯元親率師入讚。削平郡邑。大桐侯香川信

景有讚六郡與藝通。元親曰是難以力爭。乃行成。請

以次子為其義嗣。信景聽之。信景尋老。西讚悉屬長

宗部氏。

七年己卯春正月甲侯出兵助上杉景勝相侯發兵。

民部少輔信景

救北河。景勝與甲人夜襲北河。陷之。景虎自殺。相帥不及。而罷。景勝遂自立。甲侯女以其妹。羽柴氏圍木周歲。別所長治不屈。二月十一日。昧爽。長治出兵二千。襲擊秀吉。與弟秀長邀擊。大破之。斬首八百。獲其良三十人。秀吉之出師。竹中重治每從。知莫不言。任遇日。盛於是。嬰疾。就醫京師。數月而弗瘳。因言我。即不起。寧殞身。于行間。乃力疾復詣。尋歿。秀吉嘆惜。撫其孤。重門及得志。封為列侯。任丹後守。云。初。別所氏與荒木氏通。自山路潛出兵。築淡河丹生山。置戍。以為兵庫。華隈聲援。於是秀吉夜乘風雨。襲丹生。

小一郎秀長秀吉
異父弟後大和
納言
竹中半兵衛

彈正忠定範

鼓拔之。淡河定範以其甲數百守淡河。聞之。曰。羽柴必來。乃布蒺藜樹鹿砦。以待秀吉。果使秀長率兵五百攻之。不得輒。傳定範預募民間牝馬。得數十匹。乃放之。敵陣鼓譟隨之。馬相駘藉。陣亂。大敗。定範曰。秀吉聞敗。必以大衆來。力屈而遁。恥也。遂悉兵入三木。秀吉命加藤光泰絕三木餉道。城中始窘。藝侯輝元怒備貳也。率師伐作。備侯直家懼而乞救於播侯秀吉。秀吉辭曰。五木戎事未間。姑蒞敵及國。而後往。藝師拔作五城守將皆奔。備望風而潰者四城。直家不敢出。藝師徇備中而還。三月甲侯伐我。次國安。遠

加藤作內後遠江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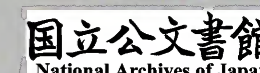
大君軍于虺家甲人引去右府信長及世子信忠如
 津案視伊丹圍戒以持重留止累月遊多用箕面以
 示暇豫京師市人宗運事親至孝右府聞之召賜穀
 百石復之終其身是春土侯元親用師于豫久頓攻
 略夏四月七日公子秀忠生是為台德大君甲人復來大
 君及世子信康軍于虺家亦不戰而罷初秦秀治有
 丹屢抗江人右府連歲遣明智光秀伐之不克五月
 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分三木軍入西丹共
 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遣人招秀
 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尚來見光秀伏甲禽之

右衛門大夫秀治

主殿助宗長
美作守宗貞

遠江守秀尚

檻送諸江右府磔殺之丹人聞之磔殺光秀母右府
 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予丹治於龜山
 逸史氏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兔不食餘江侯乃易
 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數
 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惜乎
 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
 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
 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豈
 然異科光秀豺狼凶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
 雖犯五逆而我必賞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



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初夫人關口氏性妬悍挾媚道侍姬受寵者輒陰殺之或極其酷虐大君廢之關口氏遜于勢世子信康私迎寘之岡崎世子性剛暴數殺戮無辜酒井忠次大窪忠世驟諫弗悛其配織田氏亦妬而無男又

失愛於關口氏關口氏短之世子於是寵益衰關口氏有疾與甲醫減慶彥遂萌禍心欲行大事立世子勸之與甲通好共滅江以分其地令減慶如甲請焉勝賴悅許之關口氏密爲其備恐世子弗從未發也秋七月侍女漏洩其謀於織田氏織田氏馳入告之江且狀世子十二罪曰世子雖未與逆謀然其人如此異日之變不可測也會酒井忠次聘焉右府信長延之按狀詢實忠次惡世子爲人媒孽之忠次勲舊重臣而大君姑夫信長信之益怒乃曰子歸謂子君事勢若茲不可不決意忠次經岡崎不入世子疑

有變不自安。忠次還以告。大君愕曰：信康不免矣。世子傳平岩親吉在座。進曰：世子壯武無比。今罪未暴白而遽正典刑。君後必悔。臣為傳囚狀有死已請。且幽世子以啓自新之路。函臣首以謝江。江怒或釋。大君弗許。八月三日。大君如岡崎。命遷世子于大濱。參五日。世子造岡崎。哀訴弗聽。九日。又遷之堀江。遠十日。幽之。二股令大窪忠世鑿護。廿九日。關口氏伏誅。江侯意未解。九月十五日。遣服部正成賜世子。死時年二十一。

服部半藏

大君之屢遷徙世子也。意覬人或竊奉以逃也。然酒非大窪。以事皆自愛而憚於世子之雄豪。靡有能出力共憂者。竟迫乎江威。以至太故。悲夫。世傳大君嘗觀教坊幸部萬滿仲者。泫然流涕曰：忠哉仲光。殺子以免君之子。今也。夫左右皆泣。忠次忠世在座。汗泚。顙刮席。不敢仰視。云：噫。嘻。其愧怍若是。乃當日自私之心。昭昭不可揜焉。人臣之職。果何如也。若平岩氏。初能不負傳職。欲殞首以脫世子。反拱手於遷徙之日。是亦可異者乎。且不乎。先是浮田氏間藝師之罷入。作復二城。吉川元春馳。

豐後守宗勝

伯耆守元續

山田出雲

治部少輔元長
民部大輔廣家初
名經言

逃史 卷之四
赴之至則去矣乃退屯富田初羽衣石伯侯南條宗勝為尼子氏所逐因毛利氏得復歸淡德之從元春于師數有功臨歿曰忠藝惠者非吾子孫及子元續艷織田氏日大密送款其宿臣山田直重固諍怒欲兵之直重奔藝元續乃盛修守備於是元春遣子元長廣家取羽衣石禾率師繼之戰於長瀨川大破之逐北燬其郭列寨置戍而還相之絕甲也使人來修好欲共圖甲且因我求成于江已而甲人數侵相相使者前後相望遂盟盟首日每甲人出所不發師相犄角者江亦交載書江相始通也時甲侯伐相次

沼津相候次三島以禦之大君乃帥師入駿甲侯舍相赴之我師取藤枝之禾還甲人不及而罷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糧食且竭荒木村重廼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宵出奔尼崎遂如華隈告急于藝藝人以道路梗塞不能援焉冬十月右府聞村重定遁馳如津命諸將鼓衆凌城十一月城陷黑田孝高復歸能勢三田等城皆降潰右府乃夷荒木氏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以津予池田信輝令信輝及其二子之助輝政圍華隈三木侯長治驟求救於藝藝辭以道梗乃發舟艦送粟藝人報三木約斫

紀伊守之助
三左衛門輝政後
播磨宰相

大膳亮衛好

堀尾帶刀吉晴
脇阪中務少輔玄治

敵營乘其擾以納糧夜襲平田寨守將谷衛好久之
長治率兵三千逆饗羽柴秀吉與長治大戰于大村
甚內競進擊之甚內斬源吾秀吉麾眾乘之長治族
十人與其士百餘皆歿淡河定範傷而退顧見有追
者臥地佯死追至欲滅之定範猝起殪數人眾驚散
定範笑曰我今實死乃自殺長治脫走入城秀吉移
壘逼之已而城中窘罄宰馬而食自足利義昭之敗
一條第久廢右府屢入京謙讓不肯館焉是歲命修
之於是乎成廼獻之以為青宮廿二日皇太子誠

仁具儀仗以徙初長宗部氏川師于豫自春涉冬轉
戰屢克十有餘城十二月國司西園寺氏請平河
野通信等皆降附豫悉平

八年庚辰春正月大君陞從四位上羽柴氏益薄
三木縱火城十分兵悉拔其屬城城兵餒不能鬪別
所氏知不可為請自殺以出其民秀吉許之十七日
長治與其族殺斃放火自裁三木平秀吉遂入但攻
竹田不克置戍而還右府以三木益中川清秀封
萬石清秀令承秀政居之右府室秀政以其女初行
柴氏使浮田氏城于兒島前以備藝直家佛弟忠家

右衛門大夫秀政

七郎兵衛忠家

與太郎基家
伊豫守元清隆景
弟

彌兵衛長政後彈
正少弼

基家守之於是毛利氏遣穗田元清攻之二月基家
與元清戰敗死三月武田氏伐相次浮島原駿北條
氏次三島各出舟師大戰海上殺傷相當大君徇
高天神命築長圍而還藝侯再遣隆景攻兒島浮田
忠家告急于岡山備侯乞師于姫路播侯令淺野長
政率舟師赴援隆景引還織田氏聞藝師荐出使明
智光秀長岡藤孝救兒島不及而罷自一向賊據大
阪歷十一年兵結不解天皇憂之遣右大臣前
久近大納言重通庭如大阪諭致城弭兵江右府使
楠友閑往光佐欲不奉詔其徒固諫乃與江交載

駿河守氏秀

書夏四月光佐奔紀匿鷺森衆皆弭散留子光壽處
分後事約以孟秋輸城羽柴氏率師人因攻鹿野下
之山名豐邦女及其將士任子皆在城中收之而還
吉川元春自富田赴救不及而罷五月大君略駿
取田中麥而還初甲侯入駿修持船故城使駿舊將
朝比奈氏秀守於是氏秀追躡我師我師反擊大敗
之右府信長上奏修雄德山八幡宮豐侯宗麟以筑
前多畔キスレ屬肥前興師伐之與秋月種實等戰不得志
而罷六月大君攻高天神焚其邪ヲ芟其禾而還越
前侯勝家時上杉氏無外志伐賀轉戰累旬至此悉

平之江右府乃使前田利家等徇能及越中長連龍
 舉兵應之累戰有功利家卒定能光佐之遁也門徒
 留者嗾光壽曰斯城天險以信長之威弗能陷者殆
 乎一紀今胡必棄之信長殘忍譎詐而離我已深晨
 而出夕必禽囚為也光壽乃修守備再募兵光佐使
 止之曰是殃我也弗聽右府怒曰廢詔背盟罪不
 容死乃發兵拔其屬城勝鼻尼崎光壽懼謝罪請成
 信長謂當收城而後徐圖之如拉枯耳乃許之秋七
 月大君徇駿取田中小山之禾或諫曰水潦將降
 大堰必溢勝賴聞君出必且疾來進退俱險請蚤收

師大君從之既濟果大雨河溢時甲侯出師在駿
 聞警而馳至河不能濟而罷華隈食盡荒木村重潛
 抵兵庫津舟奔藝居數歲祝髮自號道糞以茶事自
 適及羽柴氏得志真諸沙界更名道薰與湯沐邑于
 菟原津善視之召其連臣祿之云江右府發兵數萬
 如大阪收城光壽輸石山及所在堡塢五十于江而
 奔紀津悉平筑前守秀吉再率師徇但攻陷諸城山
 名宗僊以出石降但平遂入因使謂鳥取曰如降舉
 國封之不則悉斫殺所得任子大眾圍城屠戮不遺
 山名豐邦欲降群下固諫曰尼子之難我反覆殊甚

而藝皆枉全之今復背其恩狗鼠將不食餘任子奚足顧豐邦心愧不得已辭使者秀吉乃合圍樹死柱於城外悉縛其將士質長槍擬之以招城中皆不從秀吉怒命殺之極其慘酷又縛豐邦女擬之三日豐邦乃造軍門而降秀吉責其遲割因二郡與之盡收其將士邑遂徇國中而還鳥取將士皆怨具狀報藝豐邦益媿尋挈挈奔姬路一向之亂作間信盛屯大阪五歲貪利玩寇右府數其十餘罪逐之八月信盛奔紀後二年死于熊野右府召其子正勝祿之云水野信元之歿信盛之讒也至是右府始知其寃乃使

藤一郎忠重後和泉守

上野介廣門

三河守統種暉号紹運

甚四郎尹松後基右衛門

其弟忠重襲舊封筑前秋月種實築紫廣門等與橘城主戸次道雪窟城主高橋紹運攻伐有年於是龍造寺隆信率兵救之與道雪紹運連戰敗之進圍橘使種實廣門圍窟道雪紹運告急于豐豐師不出二人乃行成即肥前隆信遂徇國中嚴屯戍而後還甲人之守高天神也大須賀康高在虺冢戰積歲屢有功而甲守益堅冬十月大君攻高天神環斬柵置六砦而還意在必取城中乞援于甲副守横田尹松不以為是獨獻書鬪城斗入敵境未易救也遠侯勁敵江相方睦君若來遠人守險江人與相人犄角其

○
 危弗可測矣。臣受命守城，死其分也。君辱愛惜，臣等
 城陷之日，突圍挺歸，亦非所難也。願熟圖之。甲侯得
 書，會議僉曰：尹松言是也。甲侯乃日坐視城陷，示怯
 也。遂率兵畧上毛。右府以加能封府中候利家。十二
 月甲侯伐相入豆下戸倉。
 九年辛巳春正月，大君攻高天神。織田氏遣刈谷
 侯忠重率尾人來助。二月甲侯入豆相，侯禦之於三
 島。不戰而罷。甲侯知高天神急，亦不能救。越後侯景
 勝遣兵畧越中，賀人舉兵應之。守護作間玄蕃擊走
 之。山名豐邦之遜也。其宿臣皆弗從，求守于藝藝遣

大藏左衛門春重

式部少輔經宗

丹波守與行

大河內源三郎

牛尾春重如鳥取春重出畧近邑。大創告歸，鳥取請
 代於是使吉川經宗往又城丸山以爲之援。二月高
 天神食竭，守將岡部與行等夜突圍而出。我師萃於
 是，獲與行城兵殲焉。橫田尹松奮鬪，獨得脫歸。甲侯
 嘉其勇，賞之。辭曰：棄城而還，何勇之有。小笠原長忠
 之以高天神降甲也。監軍大河內政局獨弗從，囚之。
 石窟甲侯命喻降引以重利，罵而不受。甲侯怒，銅窟
 戸歷八年竟不屈。尹松偉其節，善視之。及城陷，石川
 數正出之，足痿不能興。大君嘉賞焉。及長湫役力
 戰而歿，云江將佐佐成政擊定越中，右府就封成政。

左京大夫義定
式部少輔藤長

遠史 卷之四

于越中丹後亂。右府封細川藤孝于丹後。密誠之誘。丹後侯一色義定殺之。田邊後丹城主一色藤長棄城降。右府以播侯秀吉既定。播但令大舉圖西土。夏六月。秀吉將兵六萬入。因秋七月。使美濃守秀長圍丸山。自圍鳥取。數重。右府發兵一萬助之。備侯直家遣兵八千會之。穴山信良言於甲侯曰。遠日疆。江相修好。三國必來。都城惡。請遷于薤崎。甲侯曰。善。是月大城薤崎而遷焉。名曰新府。

逸史氏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沈尹成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昇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

城於郢。守已小矣。昇之不獲。能無亾乎。善哉言矣。予也爲甲亦云。

初仁木氏有伊賀。其下作亂。滅之。分其封。己卯之歲。右府遣公子信雄伐伊。大敗。八月。右府以西事有問。圖再舉。伊人聞之而懼。來請降。大君弗納。曰。我暨江睦。不可私受。不如速。即江之無後患也。國人弗聽。遂修守禦。九月。信雄帥師伐伊。和侯順慶以其甲從焉。分七道而入。拔十餘城。伊悉平。右府以封信雄。分一郡封信包。自足利氏之亾。織田氏日大。朝廷倚賴焉。至此身躡台鼎。并國二十大君。地望既具。而慨然

上野介信包信長

遠東 卷之四
有大志特以威令未被西東爲憂不以徒踵足利氏
虛號爲榮朝廷亦揣其意未錫命也鳥取已因數告
急于藝藝以豐備伺隙南條未平而四境多戍也召
募歷月初藝侯使元春隆景分轄山陰山陽元春乃
曰因在我管內不可不先往遂以其甲六千入伯以
族後軍冬十月輝元與隆景率師抵富田鳥取糧盡
人相食吉川經宗與丸山守將及鳥取舊臣自殺以
出其民元春抵馬山聞之乃留而舍秀吉進入伯助
南條氏軍于鴫山與馬山相持元春命撤歸路舟梁
以死自矢時北地雪已深秀吉日天寒敵勅未可冀

也十一月班師徇因定之而還藝師亦罷十二月右
府運粟二萬石于吉良使來告曰明年將有事于甲
是冬武田上杉有違言舉兵相伐先是鳥津龍造寺
爭肥後戰鬪累月而不決於是行成分地以鷹背河
爲境界而罷是歲大窪忠俊卒

十年壬午春正月備侯直家卒播侯秀吉爲請於江
令其幼子秀家襲封秀吉撫之甚厚右府信長奏修
伊勢內外大宮初天武天皇詔每二十年改造
兩大宮行遷宮儀著爲永式後世喪亂相尋王室
衰絀兩宮頽圯典故不舉者數百年於是信長新之

八郎秀家後中納言左兵衛督

悉復舊制。藝使駿河守元春畧因元春欲攻鳥取。以兵寡單不敢進。鳥取守將報警於播會。右府命播用師于淡及備中。秀吉使謂鳥取曰。第固守。毋出。我有事於山陽。元春當捨山陰而來。因必亾患。遂率師入淡。初甲侯信玄與福島信侯木曾義昌交兵多年。及其併信也。義昌行成信玄妻以女及勝賴。立屢加絲役。比年滋甚。民不堪命。義昌遂貳乃密送款於江曰。君倘有事于甲。願為前驅。信長疑其詐謀。求任于義昌。即奉命。信長悅。遂戒師期。信人或因阿部忠高告變于甲。甲侯勝賴怒。將出兵。忠高曰。福島絕險不可

伊豫守義昌後左馬頭

阿部加賀

仁科五郎信盛又薩摩守勝賴弟

下條伊豆

川尻與兵衛後肥前守掃部介信嶺

力取。臣請往關說。緩其反計。君潛兵掩之。則舉可禽也。勝賴弗聽。遣信豐信盛將兵五千急擊之。冒雪躡嶮。手足龜傷。十八日義昌大破甲師于華表嶺。二月勝賴帥步騎二萬次下諏訪。信右府信長大舉伐甲。世子信忠以兵五萬為先鋒。從岐蘇人。大若以兵三萬五千從。駿相約夾擊。信長以兵七萬繼之。相侯氏政以兵三萬次境上。為其聲援。勝賴聞之。令諸將分守險要。瀧澤尤嶮。下條信氏守之。江人患之。六日信氏部將叛。迎江前驅。川尻鎮吉信氏乃遁。十四日松尾信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江飯田小山信

聞之皆潰十六日木曾義昌再破甲前軍于華表嶺
 獻捷於江師世子信忠分兵助之軍枯稷原信甲侯
 尚在諏訪口會諸將議戰守左馬頭信豐稱病不會
 衆心益搖城昌茂曰需事之賊也願假臣兵五千俾
 小山真田等繼之出奇馳突舉可克也長阪長閑
 迹部勝資弗聽曰乳臭兒何知阿部忠高曰臣謀得
 其情江師雖衆而陣營散布我專而敵分且其先鋒
 深人不諳地理乘夜迫之可逞矣長閑大炊復沮之
 議竟不決將士解體大君入駿次牧野并分兵
 攻田中奪其郭守將依田信蕃尚堅拒是日信忠抵

城織部

小山田昌行

真田昌幸

飯田前驅鎮吉轉鬪采入武田信綱守大島信衆驚
 而潰廿二日我師破駿人于遠目遠目鞠子並皆潰
 廿三日進攻持船穴山信良甲侯姊夫以勲舊威望
 尤重初勝賴將以女妻其子既聘而左馬頭信豐欲
 爲其子取之賂長阪跡部二人言於勝賴曰公子與
 梅雪氏之子本命不協女遂適信豐子信良大恚見
 國日蹙遂貳是役也出守江尻駿大君遣長阪茶
 理說降之留七日而聽命潛謁大君還其邑下山
 廿七日持船久能皆潰江世子信忠移軍于飯島信
 分徇國中信人苦虐政日久及江師至士民爭先降

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亾相繼。廿八日甲侯退入新府。大君至江尻。使人如田中說降。依田信蕃弗聽。曰：身在圍城之中，外間虛實不能知矣。大君乃令穴山梅雪以書喻。三月朔，信蕃致城而去。大君招之辭曰：國事危急，豈暇為私計。是日江師圍甲，公子信盛于高遠。信盛及小山田昌辰等防禦甚力。信忠鼓衆乘城，前後夾攻，城遂陷。信盛以下皆自殺。二日駿府守護武田信龍及信光棄城遁。大君入駿府，信忠抵諏訪，縱火所在高島。濱志比企並皆下。敗問日達新府，士卒益亾，而土功未完。勝賴驚怖，與

小山田備中

上野介信龍
左衛門太夫信光

太郎信勝

左兵衛尉義國
作信茂

安房守昌幸

內藤修理正昌豐
按正忍訛修理
職無正今姑沿
舊文

諸將議避銳適子信勝自奮曰：甲之建國傳世廿八歷年四百，今衆畔親離，我祿盡矣。辟將何之？當枕賊而歿，以殉宗祏。已勝賴嘿然。小山田義國有異圖，欲賣君以為功。進曰：臣采都留郡，險足以守，請奉而歸。真田昌幸曰：臣邑阿婦，上四塞之地，粟支數年，且左典厩在小室，內藤匠作在箕輪，以藩屏焉。君幸莅臣，以死護衛，徐圖恢復。勝賴然之。令昌幸先往。信豐及內藤昌豐皆歸。長阪跡部言於勝賴曰：義國宿臣，昌幸羈屬，不如適都留。義國亦曰：阿婦在上，毛越國而奔，恥也。勝賴曰：善。厚資義國遣之。三日勝賴鎖

源三郎勝長
武藏守長可

反人拏於城。縱火熬之。挈家趣都留。兵僅五百。次于
鶴瀨。甲。埃義國報五日。右府信長發安土。六日傳仁
科信盛首途梟之。七日信忠入古府。甲。舊都城。收武田氏
宗族諸臣。悉殺之。遂遣織田勝長森長可等。徇上毛
分使者招納甲。駿降者相望。大君長驅入甲。九日
抵萬澤。綏撫降附。明布恩信。軍令嚴肅。秋毫。所犯
甲人大悅。沿道望風歸款。遂令穴山信良為鄉導。從
市川入甲。侯駐鶴瀨。七日義國不來迎。使人視則鎖
關發銃。長閑勝資聞之。先入。眾遂潰。留者近臣宿將
四十餘人。天目山險而有巨剝。欲據之。十日抵山下。

內藤友信小宮山
一作小見山

土谷摠藏
秋山紀伊

發三使先上。初小宮山友信疾。長阪跡部。姦也。驟諫
又與嬖人小山田將監有郤。竟以讒廢。至是單騎訪
求及之。因土谷昌恒秋山光次請從。勝賴許之。乃顧
問二子曰。長閑安在。曰。昨道。大炊何若。曰。亦。將
監何若。曰。已。既十日。友信曰。咄。君信邪。黜正久矣。知
有今日。與二子相持泣。勝賴俛而謝。十一日三使與
山僧共叛。拒勝賴。土寇亦競起。或告之。江師信忠令
瀧川左近率兵蹙之。勝賴見事急。令左右殺夫人北
條氏及諸姬。眾皆飢困。世子信勝與四十餘人俱勉
鬪而歿。伊豆長光者。斫甲侯勝賴殪之。獲其首。年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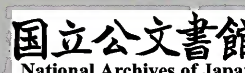
伊豆伊右衛門

甲亾。逸史氏曰。甲之事可勝嘆哉。甲之事可勝嘆哉。當初信玄以恃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眾力勝天乎。一時以勝賴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劫奪之事。是以淑慝亾。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絕嗣。宐矣。世以成敗論人。亾國之罪。特責諸勝賴。而不知其既隲於信玄。篡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為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賴。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

信長聞捷大悅。曰。旗鼓三旬。而覆巢穴。取鯨鯢。世子

之勲偉矣。十四日進抵波合。信忠函勝賴。元以獻。右府啓函。罵曰。若狂悖不量力。自速覆亾。爭衡之志。今日何如。令傳之我陣。大君愀然。上胡牀。迎揖曰。公恃血氣之勇。良可惜矣。十六日小室人斬信豐。降江右府。梟勝賴以下首于京師。

逸史氏曰。言不可不慎也。江右府之驕盈。我大君之敦厚。動乎中而發乎外。言之下。神人從違決矣。昔者劉項微時。縱觀秦皇之嘆。均是垂涎富有之言。耳然議者猶謂興亾氣象自別。况又其言之大淵。若此者乎。



一條右衛門大夫
 信就左衛門大夫
 信光並勝賴祖叔
 道達軒信綱上野
 介信龍並勝賴叔
 父
 葛山十郎義久
 作三郎信貞勝賴
 弟
 三枝土佐
 阿部次郎右衛門
 渡邊囚獄

大君執武川信就誅之。右府收武田信光信綱信龍
 義久及長阪長閑跡部勝資小山田義國等姦臣數
 千人悉誅之。遂大行殺戮。甲親姻名族殆盡。又下令
 曰。甲國土臣雖以義勇顯者亦必隨得處斬。列秩守
 牧勿得收錄。甲人失望屏息。大君痛念之。竊訪其
 遺臣依田信蕃三枝虎吉岡部正綱渡邊守等掩匿
 免之。國人倚賴焉。廿日大君會右府于諏訪。右府
 謝曰。長篠之役甲良戰焉。今日成功之易君貺多矣。
 見與平信昌曰。亦子之力也。右府封穴山信良以巨
 摩甲郡令附庸於我。廿三日以駿歸我。大君曰。

故侯氏真以一旅從請割半與之。信長弗聽。曰。下駿
 皆君之力。今而有之。誰言不宥。氏真天之所廢不可
 興也。遂論功定封。以上毛及信二郡予瀧川。益管
 領關東。曰。女所不逮。咨諸德川氏。以甲予川尻鎮吉
 錄森可成。舊勲予武藏守長。可以信四郡。食十萬石。
 予蘭丸長定。以岩村食五萬石。餘皆有差。武田氏統
 下諸城主真田昌幸等往往復舊邑。惠林寺為武田
 氏塋域。勝賴之道也。欲權托之。寺僧鎖門不內。及其
 死亦不收視。已而匿諸人。信忠聞而憎之。夏四月
 三日圍而焚之。寺中百餘人皆焚死。棟宇盡燼。右府



信長令列侯諸將罷歸親率麾下觀富士嶽大君命修道里具舟梁飾館傳十三日大君至自師十六日邀右府饗之右府大悅致吉良粟四萬石於我曰孤貯之以備東征今甲既滅無復東顧之憂實係君貺請以此助將士之賞乃還先是越中訛言江師伐甲大敗土寇遂起爭殺長吏所在暴時上杉氏出兵助之柴田前田作間等分兵討之累旬而不能定筑前守秀吉用師於淡數旬平之而還於是大舉入備中降宮地城令浮田氏軍攻冠山士之其眾走喬松秀吉進圍喬松灌之次龍玉山藝侯輝元親將逆

之次不動山兩川皆從焉秀吉分兵二萬備之益築堤坊逼城城中結櫟而坐懸釜而炊兩川數出挑戰羽柴堅壁不應五月九日大君如江穴山信長從焉右府命拓途繕橋增郵置設亭舍使沿路城主館主縣次供億令丹侯光秀為司饗光秀乃帳湖畔發使于京畿市珍羞購器玩供具甚盛信長待大君以匹敵一日享之於城中高雲閣親饋焉命信長及酒井忠次石川康通以下重臣御食令幸部梅部萬焉窮驩而罷時兵革日久邦君周旋絕無國容故一時傳為盛事信長謂大君曰京畿方無事盍輕裝

遊觀焉。孤亦尋往。廿一日。大君如京師。信良亦從。上毛侯一益遣兵伐越後。廿三日戰于三國嶺。大敗。越後侯景勝救越中。與越前賀能師連戰不決。播侯既與藝侯相持。乃馳書報江曰。毛利氏親來。機會不可失。請遣出援兵。廿五日。右府得書。悅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舉可取。西陲從茲無事。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甲于備。遂命丹侯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竣。又命遠役。翻覆胡至此。乃悉投珍羞器玩於湖。馳還龜山。初。右府殘忍好殺。遇諸臣無禮數。以非理虐光秀等。嘗置酒高會。醉掖光秀。

七兵衛信澄信長弟信行之子

搃其顛。作鼓節。光秀怨望日久。於是決意於反。先是。右府使公子信孝及織田信澄丹羽長秀伐海南四國。次大阪。廿八日。大君如大阪。信孝饗之。廿九日。遂如界府。是日。右府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世子信忠亦從焉。館于妙覺寺。六月朔日。明智光秀密會其爪牙光春利三等數人曰。我有大事。卿等能爲我死耶。若不見從。速斷我頭。僉愕眙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我主公屢欲殺我。今事已迫。不可不先。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須先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讎在本能寺。力者有重賞。衆

明智左馬介光春
齋藤內藏助何三

金森義入
坊丸長隆中丸長
氏中一作力並蘭
丸弟

始知其反。二日昧爽圍本能寺。鼓譟而入。右府驚興罵曰。豎子敢爾。親射殪數人。弦絕。執戈奮擊。而傷左。右廛百餘人。皆血戰。矢代勝介伴正林。死于庭。金森長則。森蘭丸。坊丸。中丸。死于堂。高橋寅松。死于厨。右府信長。縱火自殺。年四十九逸史氏曰。嗚呼。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頓受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土室極

其衰。織田氏定。關於其際。威振中原。既不茲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偬。支費廣濶之日。營宮禁。辦供御。修缺舉廢。慶覃措紳。比諸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猶相反矣。且其不眩乎。異端邪妄之說。不為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擠大阪。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世子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煙旣起。所司村井貞勝。又迎計於馬首。乃反。妙覺寺。寺庖淺无備。而隣于二條第。貞勝乃奉皇太子。送諸禁內。信忠乃徙焉。

逸史卷之四

德善院玄以後民部卿法印

命士眾鎖門登陴眾僉曰徒死無為請遣歸國舉兵討賊信忠弗聽曰逆謀至此烏不斷我走路之有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賊軍至貞勝及士眾格鬪皆死信忠縱火自殺年二十六逸史氏曰信忠見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剄其骨汗瀝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矣抑情忍詢完躬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或至痛迫切方寸既亂不能待報於異日

美濃守景隆

茶屋四郎一郎

乎則赴變之時直冒其陳貫穿衝突唯賊之求身嬰鋒鏑而後已可以冀萬一彼此俱失束手俟夷滅焉祇足令賊逞凶逆實死之徒者君子不予也矣光秀欲入安土即日率兵馳抵瀨田使人招城主山岡景隆景隆斬使者燒湖橋避威山中光秀退次阪基大君在界府是日遣本多忠勝使本能寺至牧方河內會京師大賈茶屋晴延單馬馳赴于界府忠勝與之反未至大君既聞變乃奮然曰江師南征者未解纜我且進據飯盛山合兵以誅逆賊投袂而起途與忠勝遇忠勝諫曰眾寡不敵且賊方得志未易

對馬守景佐
備前守景友、晚号
道阿弥
佐渡守正信

當也。宜歸國以圖後舉。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皆曰：忠
勝言是也。賊必梗大路，當從間道馳。大君從之。行
募鄉導，潛甲兼行。晴延散金助之。和人十市遠光選
壯士以從。穴山信良性猜忌，見大君當厄，意不自
安。至普賢谷，城告別，便道奔甲。途為艸寇所殺。初，信
良以甲貴戚，賣國自利。至是，世快之。信良子信治尚
弱，尋死無後。大君收其封而祿其士。三日，大君
抵黃津城，奪二舸而濟。忠勝以稍罇撞破其舸，以絕
後山岡景隆及弟景佐、景友。迎于菟道，遂護送焉。初，
參國一向賊之平，悉逐怙終。本多正信在逐中，葬京

師為松永久秀門客。久秀謂人曰：我閣士多矣，壯武
勇邁不乏其人。唯夫夫匪剛匪柔，年雖尚少，品格已
高。異日必成非常之器。已而三好松永作難，京師益
亂。正信轉客賀越。十年所，北地一向賊起。正信為之
謀主。及賊衰敗，復屏迹浮遊。始有所悔悟，心懷歸思。
大君亦宥其舊罪，召之。正信聞，大君西遊，直抵大
津會。有明智之變，間行至菟道，迎謁。正信頗諳京畿
地理，乃與景隆等揣險夷，議間道。又與茶戶上林募
上人擁衛。織田信孝等之受南討命也。右府信長密
囑曰：孤聞光佐挈室在鷺森，禍未艾也。汝其掩不意。

盡禽殺之以拔本塞原信孝因進次岸和田泉聲言治舟艦以趣南海光佐聞之心懷疑懼竊集其徒以設守備既而信孝信澄丹羽長秀合眾入紀急圍鷺森其徒死戰不支光佐引刀且自殺會京師凶問至信孝等遽撤圍士眾駭奔光佐得不死次年移貝冢泉求媚於羽柴氏得還大阪尋權置一寺於天馬鄉及羽柴氏大興寢得志創巨刹于京師淳風坊以為本願寺其法復熾云右府信長之如京也使季子勝長為留守蒲生賢秀副之及聞變城中震駭賢秀晏然不動顓議死守以義激勵士眾及夜闔境傳呼寇

淳風坊今六條街

岐阜中納言秀信

至留守諸將護衛侯伯逃者相踵眾乃勸賢秀奉夫人氏避銳於日野蒲生氏邑賢秀知不可為令其子氏鄉以輿馬來迎諸姬或請收幣焚城賢秀曰乘亂營私人其謂我何土木先君所竭心我不忍燬就賊且据此豈能久有乎乃一無所取置守者而去前田玄以返岐阜奉信忠孤秀信奔清洲光秀修湖橋入安土悉收金帛頒賞其黨朝廷憚光秀威虐詔使使者如安土慰藉之光秀傲然以大君自居日扇勸黨類而應者市井无賴亡命姦兇已列侯右族一無至者細川忠興其女婿也使人招之忠興怒逐使者召

筒井順慶亦弗聽。賢秀據日野移檄四境嚴為守備。光秀始懼乃如京師行覲禮。又欲收人心悉蠲輦下戶稅。復如安土。柴田佐佐等與上杉氏相持于越中。有日會森長可侵越後。景勝回兵自救。越前兵進陷魚津。越中既而聞京師變皆棄壁而還。播侯秀吉灌喬松累月。城中困蹶。守將清水宗治自殺。出其民。藝師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凶問至。秀吉故不動。徐出巡師。翌日藝侯遣人請詰且結盟。送質秀吉報曰。當俟明日而議。藝侯恐和議敗不自安。五日黎明復往。

清水長左衛門

趣期秀吉見使者詳告以京師變。且曰。事勢若茲。上國必亂。予且馳還。誅賊靖難。子君尚能成歟。若乘讐則亟戒旗鼓。予亦努力從事。子熟計而後來。使者反命。輝元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左衛門。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何其陣部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而和議適成。彼宜秘密。速盟而去。然而連卻我使。暴白大事。無所隱諱。晏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承敵。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雖我必深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諸人。皆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

越前守廣俊

藤四郎秀包後久
留目侍從藝候李
父

天或啓之今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雖伏遵約且遣
大臣吊喪分兵助以討賊彼倘得志我高枕有西上
此十全之策輝元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吊且請結盟
佐役毛利秀包出質秀吉乃與輝元盟乞騎一隊旌
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七日大君至自界府道
上寇盜充斥將士致身捍禦沿路豪族嚮威信者往
往出兵衛送故危而達焉即日下令徵兵討光秀
大君知本多正信可用復其祿秩善待之正信機警
聰敏達權變雖性忌刻有崖岸而能以國家為己任
竭力彌綸自後寵遇日渥每侍帷幄參機密竟以智

謀居開國功臣之列云織田信孝信澄丹羽長秀退
自紀次大阪衆益潰亂信澄光秀女婿也光秀招之
信澄畔據大阪子城信孝長秀擊斬之光秀欲攻日
野先是蒲生賢秀求援於伊侯信雄信雄心猜賢秀
賢秀乃送任子九日信雄出師次椎山江為日野聲
援光秀不能發會伊人作亂信雄亦不能前十一日
播候秀吉將衆四萬至尼崎使人報大阪信孝大悅
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初細川忠興中川清
秀等同光秀受西討命皆已就封治兵於是亦以其
甲從焉光秀聞之以兵萬五千西上次洞嶺城十一

日秀吉軍山崎城光秀度分兵上天王山臨陣叢射不足敗耳十三日昧爽令偏將率步騎七百弓銃手三百往秀吉謂掘秀政掘尾吉晴曰賊脫據天王山非吾利也二子其往吉晴為人勇決令其部下曰皆疾騁乃揚策而前騎能屬者十五弓銃手二十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從後蹙之弓銃無虛發賊弓銃在前不能拒後騎與秀政軍亦皆至縱擊殲之秀吉遂與賊戰于山崎高山友祥為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張左右翼鼓噪健鬪大破之賊偏師冒信孝陣殊死戰信孝挫衄清秀麾眾擊橫賊遂敗走信孝把清

久太郎秀政後左衛門督
茂助吉晴後帶刀

鄭摺見于八韻

十兵衛光慶

秀手而謝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勞矣清秀作色曰筑州驕傲其覬覦既形賊率餘眾走保青龍城眾潰光秀惶怖將奔阪基夜與左右數騎過小栗栖城上寇遮道築以竹槍洞腋而死十四日秀吉次三井寺或獻光秀首秀吉大悅梟之本能寺四方捕斬餘黨來獻者蝟集秀吉遣兵攻龜山拔之光秀子光慶伏誅使掘秀政率兵赴安土明智光春為留守聞光秀大敗縱火焚城悉眾赴援秀政遇之於大津擊破之初光秀寘孥于阪基光春乃入保焉其下皆散亾光春殺孥縱火自殺秀吉又捕齋藤利三磔殺之賊悉

平光秀自舉事十有三日而滅世諱為旬三公方秀
 吉收瘞本能寺遺骨遂如清洲謁孺子秀信
 逸史氏曰光秀狂謀祇足以剝羽柴氏之業矣自古
 亂臣賊子幾何不為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
 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
 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屢踰境而罷枕干之義奚若
 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
 並不足有為也可見矣

淡路守長之
 小法師高次後從

初秀吉為長濱城主徙封于播未移家及變山本
 城主阿閉長之與京極高次謀將取長濱以應光秀

三位宰相兼若狹
 守

室家懼竄于膽吹山中長之悉收其貲於是長之出
 亾見殺播侯夷其族高次降越前侯柴田勝家入討
 光秀十六日至柳瀨江聞光秀伏誅遂如清洲十七
 日大君帥兵至熱田得羽柴氏捷報乃班師召當
 阨日護衛出力者祿之關東管領瀧川一益將討光
 秀料北條氏負約擣虛使人請戰相人果出帥一益
 會統下侯伯兵及相師戰于鉤川上不利乃收兵盡
 返侯伯質率兵西上聞賊平遂如清洲於是毛武諸
 侯皆即相一益乃還其邑長島河尻鎮吉之受封于
 甲也恃勇酷暴民不聊生及聞變吏卒奔散國人將



本多百介

作亂。大君遣本多信俊如甲佐鎮吉鎮撫之。國人
畏憚不發。乃騰浮言曰：使者欲襲殺鎮吉。鎮吉饗信
俊醉而斬之。國人因以為號。圍鎮吉。殺之。甲大亂。
大君使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岡部正綱等徇甲。本
多正信諭依田信蕃招納武田氏。通臣橫田尹松等
降附者千餘人。森長可入越後。屢與上杉氏戰。及聞
變。收兵西上。信人諏訪小笠原村上等。其先皆為武
田氏所滅。於是各乘釁舉兵。信大亂。越侯景勝出師
為之應援。因欲併甲。信相侯氏政亦使世子氏直將
兵五萬軍于境上以爭之。大君乃遣大窪忠世石

諏訪安藝守賴忠
小笠原喜三郎貞
慶長時子
村上源五國清義
清子

孫八郎元次若國
故侯大膳大夫義
統子

川康通本多廣孝帥師如甲。諏訪賴忠小笠原信嶺
降。皆與其故邑能人作亂。前田氏擊平之。若人武田
元次作亂入江。陷佐和山。丹羽氏邑丹羽長秀自清洲馳
歸擊之。月餘平之。織田信雄反師討封內土寇。至此
亦平之。秋七月。大君帥師入甲。民爭供芻糧。國中
降附者相望。大君竭意綏接。威信大行。遣諸將分
伐信人亦多降。大君頓軍古府。分兵守諸險。以
備相人。上杉景勝至貝津。信北條氏直進次于佐久。
信初信人高阪源吾真田昌幸應景勝。既而送款。氏
直曰：帥若來。景勝必出。源吾縱火為應。昌幸衝其中。

堅大師繼之可逞也。氏直喜許之。昌幸拔營如相師。景勝謀知其情，又搜得昌幸報源吾書，乃執源吾併其孥，磔殺之。二十八日，氏直使昌幸為前鋒，濟筑摩川，待應景勝進兵，使人送源吾首，且請戰。氏直懼而退，遂欲圖甲轉次平澤。信軍中浮言：越人與遠通。氏直乃遣昌幸還尼洲。真田備景勝。八月，我諸將徇信者，聞相大兵至，退會乙骨。信遂引還，相人追尾畏其部伍嚴整，不敢迫。氏直進陣若巫。甲欲攻新府。八日，大君設伏，自將騎數百軍于淺生原。信相人懼不出。十日，大君移軍于新府，使鳥居元忠、水野勝成等

藤十郎勝成後日
向守

左衛門佐氏忠

美濃守氏規氏政弟

二叔信雄信孝也

守古府相侯氏政遣弟氏忠將兵三千與氏直夾擊新府。十二日，氏忠入甲次市川，元忠等聞之，率兵二千襲擊，大敗之。氏忠單騎遁，追北斬首三百。大君命梟之。新府之郊，氏直軍未知敗，見之，禡氣松平康親守三枚橋。豆城上北條氏規戰於黃脊川。豆大破之。氏規又攻戶倉，復擊卻之。氏規復進，本多重次時守江尻。駿邀擊破之。氏直築砦于豆生田。甲大君親往，令輕兵挑之，相人出，我師縱擊破之。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議立秀信為城安土，使二叔輔焉。四臣秉政，各以其人為涼

師所司設期更番以江田三十萬石供秀信餘悉分有之曰疾孺子長還之信雄取尾信孝取濃勝家取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輝取津之大阪尼崎兵庫其餘有差長濱羽柴氏邑勝家有兼并之志以其當南出之衝迫奪之秀吉不能爭先是播侯以兵力定但因二國及伯備數郡及變自歸其有乃以地人獨辭不受分眾因使備侯秀家丹後侯藤孝為其統屬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氏憚之無幾辭所司輪職云及秀吉得志徙秀信封于岐阜食田依舊無所還附臣僚視之秀信亦夷然奉命無復遠志識者

民部大輔存保

鄙之丹侯藤孝深悼織田氏非命尋告老自號玄音又號幽齋越中守忠興代侯土侯元親大舉人阿與細川三好氏戰于中富川香宗部親泰先濟獲二氏士數十元親將麾下直突三好存保中堅大破之進圍存保于勝瑞九月大君令依田信蕃招真田昌幸降之乃令二人陳于碓氷嶺絕相糧道信人保科正直初應北條氏質孥相侯使之守高遠於是以城來降拔箕輪以獻遂招諭數城下之相侯怒殺其孥後大君以妹妻正直羽衣石侯元續城守有日時出與敵寨交兵輒北毛利氏知其畏懦無能為

也不甚為意。元續及聞織田氏變，大懼。於是國人訛言京師有亂，羽柴氏死之。元續不知所為，會城中有反者，縱火引敵。元續與左右數騎奔播，遂如京師。見羽柴氏告，故求哀。秀吉曰：「子也，唯我之仰，我當喻。」藝俾子復歸，慰藉遣之。已而笑謂左右曰：「是匹佗矣。吉川知渠怯弱，故造蜚語以悞之，不血刃而收功也。元春之智，元續之愚，皆可謂無雙。乃告元春復之。長宗部氏克勝瑞三好，存保走嶺土，師遂徇諸城，皆下之。細川三好二氏不歿者，皆出匹阿悉平。先是朝廷嘉羽柴氏討賊肅清京畿，詔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

中將秀吉固辭不拜。冬十月，詔敘從五位上，任左近衛少將。秀吉收故右府信長燼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諸公子舊臣無有至者。秀吉自為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秀吉遂營于寶寺城。土侯之人阿也分兵入東嶺園。三好隼人佐于十河，接戰累旬。於是元親自阿往益攻之。以城險天漸寒，置寨留戍徇郡邑而還。相世子氏直屢戰不利，相持日久，食且竭，相侯乃使氏規行成。請盡輸田之在甲信者，以代上毛之田。且求昏。大君皆許之。令諸將分徇甲信，撫順伐逆。旬月畧定。唯川

中島四郡上杉氏割而有之十一月朔相師罷歸結
 砦於平澤大君怒使讓之曰我欲席卷取上毛聽
 服而止今既和而築是意在戰也我必往遂命諸將
 布陣逼之相人懼且謝撤砦而去織田信雄信孝皆
 庶出生同年月平素不相下卒爭權有釁柴田勝家
 自恃宿望疾羽柴氏猝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
 田佐佐二氏通謀欲除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
 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之信孝歸濃勝家歸越前約
 伺間同發事覺羽柴氏言於公子信雄曰北地雪深
 越人未能動請疾伐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

伊豫守通朝
 內膳止行廣

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孝懼求成若侯長秀為居
 間勸信孝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反乎寶寺
 逸史氏曰嗚呼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
 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鬪
 卒惹奇禍壯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識也悲夫小
 早川氏知人之鑿夙日以豚犬洵不誣矣
 柴田氏以積雪不可出將與丹羽氏連和令之先發
 長秀弗聽益右羽柴氏勝家乃欲紿事使人如寶寺
 請修好羽柴氏許之厚禮遣歸勝家喜曰秀吉隨我
 術中兵備遂懈秀吉謂左右曰老革誑我以埃春暄

伊賀守勝豐

玄蕃允盛改

石卷隼人

我故溫言待之。渠必曰得計。今且一出使。渠寒心。乃帥兵抵長濱。初勝家以侄勝豐為假子。既而寵甥作間。盛政黜勝豐。於是勝豐守長濱。羽柴氏使人諭之。勝豐以城降。越人南出之路絕。十二月相侯使石卷康昌來。為世子氏直納幣。大君解嚴。次古府。柴田氏欲倚我以為重。以重幣賀定。甲信。大君務除武田氏苛政。餘且多沿舊法。以民安。故常遽擾之。弗祥也。但有一事不可不疾革。乃急布寬租之令。民皆歌之。又召甲信新附之士。厚加勞問。令之誓連署。於載書者八百人。遂論功。頒賞。悉予故邑。復祿秩。令平岩

越前守秀久

兵庫頭義弘

親吉鎮甲大窪。忠世鎮信為武田氏建佛寺。給田。選其遺臣為僧者守之。親吉忠世皆武而循良。為政公平。國人畏而愛之。二十二年大君至。自甲是歲羽柴氏封仙石秀久于淡。治于須木。初淡之平江右府東伐未定。其守尋有明智之難。中原益多事。秀久從軍。屢有功。故羽柴氏議定其封。云薩肥和破島津氏。遣弟義弘與龍造寺氏爭肥後。肥後復亂。

逸史卷之四

